

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若干研究范式述论

黄岭峻 徐浩然

【摘要】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思想界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的研究大概遵循了两个传统,即以卡尔·马克思为代表的阶级分析方法与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文化解释方法。而从研究范式看,它们又可细分为四个范式,即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卢卡奇的“历史—整体主义”、汤普森的“文化—历史主义”、赖特的微观—宏观“阶级分析”。尽管在马克思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范式,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 工人阶级; 政治意识; 范式

【中图分类号】 D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27(2006)02-0035-04

【作者简介】 黄岭峻(1965-),男,湖北省武汉市人,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以色列巴伊兰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中国现代政治史;徐浩然(1981-),男,黑龙江省孙吴县人,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作为近代工业化的一个重要产物,工人阶级一直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工人阶级的集体政治意识,便一直是思想界关注的焦点。总括起来看,在把握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方面,主要有四个较具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即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卢卡奇的“历史—整体主义”、汤普森的“文化—历史主义”与赖特的微观—宏观“阶级分析”。

一、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世许多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研究范式皆可以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找到源头。马克思通过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一方是通过控制资本而牟取利润的资本家,另一方是为工资而劳动的工人,二者处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性关系中。他以经济唯物论,即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断定资本主义必会解体,人类将进入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1](P826-831)}经济唯物论是马克思进行阶级分析的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要想从根本上摆脱资本家剥削,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雇佣与被雇佣的生产关系。那么,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束缚的集体行动如何能够发生呢?马克思认为,工人必须形成一个以维护本阶

级利益为目的的“自为”阶级。^{[2](P196)}一旦“自为”阶级形成,工人的行动便不再盲从,他们能透辟地认识社会贫困的根源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进而认同其社会主义战士的身份。^{[3](P486)}换言之,工人阶级需要在政治意识上形成社会主义观念。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历史变革在本质上决定了这一点。

上述观点的现实依据如何呢?对此,恩格斯做了重要补充。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为经济唯物论提供了实证的支持。在《序言》里,恩格斯开宗明义:“为了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研究无产阶级的境况是十分必要的。”^{[4](P278)}通过对英国各部门的调查,恩格斯看到,英国产业革命促使工人们一天天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而且,随着工人阶级经济状况的贫困化,他们逐渐认清了本阶级的利益以及社会的政治问题。恩格斯发现:“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愈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愈发展,愈明朗化。”^{[4](P529)}不过,只有无产阶级吸收社会主义思想,工人运动才会超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敌对的历史视域,从而达致共产主义社会。在此处,恩格斯与马克思是一致的,他们都以根本改造世界为目的。恩格斯一方面确证了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实在的经济基础,即工人阶级经济状况激发了无产阶级意识;另一

方面,他尤其指明,推进人类共同事业尚需无产阶级意识中形成社会主义观念。

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最为关注的是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与其政治意识之间的必然联系。然而,当时存在于工人运动中的一个现实是:若无外在的先进集团与先进理论的引导,工人阶级可能更多地囿于本阶级的经济利益,而非马克思所期望的对人类解放事业的追求。在这一点上,列宁有所突破。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所以,工人的政治意识养成必需依靠外界灌输。^{[5](P247)}这已成为后世解决工人阶级政治意识觉醒问题的经典策略。

当然,在国际共运史中,也有人对于列宁的这一创见不以为然。譬如,德国的罗莎·卢森堡的即认为列宁的这种观点会把党和群众隔离开来。^{[6](P50)}她认为,党不必教育工人阶级,而应该鼓动工人阶级形成“自发性”的革命运动。通过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工人阶级的认识和意识可以社会主义化。^{[7](P103)}但从结果看,列宁的观点比卢森堡更具有实践上的可能性。

二、卢卡奇的“历史—整体主义”

卢卡奇的理论起点在于:马克思主义仅仅是指方法。^{[8](P48)}他一方面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成分,即“总体范畴”;另一方面则强调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运用。基于这两个方面,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阐述了由历史过程决定的属于工人阶级总体的政治意识,即他所谓的“阶级意识”。这样,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就为一种历史—整体主义的范式所取代。

在卢卡奇看来:“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8](P56)}这里,卢卡奇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异化”的学说,并提出了“物化”的概念。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问题皆可归因于“物化”现象;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却同人对立起来——人被自我客体化了。若想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则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度,即阶级意识。

卢卡奇认为:只有阶级才能与社会总体发生联系并发挥实际的改造作用。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彻底认识他的阶级地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而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他的阶级地位。因此,无产阶级同时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也是自己认识的客体。

进一步说,无产阶级实现了历史过程中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是辩证过程本身意识——历史即阶级意识。据此,阶级意识被卢卡奇定义为:“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地位。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他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结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8](P107)}

其实,卢卡奇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经济唯物论”,只是他通过“总体范畴”(应该说,受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启发)的概念更加突显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本质的论断。与卢卡奇同时,意大利的葛兰西也很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的重要价值。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哲学”和“意识形态”。在《狱中札记》中,他指出:

“马克思的另一个论断:即民间的信念往往具有物质力量的那种能量,或诸如此类的说法,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没有形式的物质力量在历史上会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物质力量的意识形态也会成为个人的幻想。”^{[9](P64)}

基于此,葛兰西特别重视有组织性、纪律性的集体意志。他发现,工业化大生产对工人阶级的人性压抑与上层阶级宣传美德却不遵守美德的情况形成了强烈反差,而这种等级的伪善势必导致心理上的分裂,并加速社会集团形成和充实的过程。应该说,较之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葛兰西更进了一步。他把由“物化”引起的社会集团之间心理上的分裂描写得更为具体,同时突出了工人阶级在政治文化上所表现的特质,如:工作的机械化和思想的自由状态。^{[9](P408)}可惜的是,诸如此类观点只是散见于葛兰西的著述中,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不过,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德朗蒂指出的,从卢卡奇、葛兰西,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由政治经济学转向关注意识的物化,关注文化。^{[10](P51)}

三、汤普森的“文化—历史主义”

受马克思·韦伯的文化解释理论影响,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提出了一种研究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文化—历史主义范式。

首先,在汤普森看来,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它把一批各个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情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显然,

汤普森是在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中把握阶级概念的——“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的惟一定义”。^{[11](P1-4)}简言之，阶级的“存在”与阶级的“意识”是同一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卢卡奇的观点十分相近。

其次，汤普森认为：“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11](P2)}在此，汤普森通过借助伴随阶级经历的诸种文化形式，在物质与意识之间建立了一种更为直观的联系。换言之，相对“经济唯物论”的抽象性，基于阶级经历及文化的观察，可以较直观地理解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政治意识的形成。政治意识不仅由深层的社会关系引发，而且是工人阶级在若干传统习惯和组织形式等客观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能动地形成的。

以文化形式为链接，汤普森的研究能够在—个兼容的体系内展开。他不像结构论者直接追踪到意识形态的终极，而是在历史过程中观察政治意识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见，文化—历史主义范式有一定的弹性，它具备应用于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张力。例如，在夏威夷大学教授具海根的《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书中，即可看到汤普森理论的这种特性。

在该书中，具海根的切入点是：为什么从经济增长中获益颇多的工人，对曾经给他们的生活水平带来迅猛提高的经济制度存在不满呢？他敏锐地发现：

“必须将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的发展理解为一种值得探讨的现象，理解为某种也许发生也许不发生的事情，要取决于其他因素如何在工作基础上形成经验与意识这二者之间进行调节。……他们（韩国工人——引者）不仅受到经济上的剥削，而且还受到文化和符号上的压迫。因此，在韩国工厂中，阶级剥削、性别压迫和屈从的地位一起产生作用，造成了工人强烈的挫折感和对专制管理者的愤恨。”^{[12](P20)}

可见，与汤普森—样，具海根也认为阶级意识是伴随着阶级经历而产生的。不过，与汤普森有所不同的是，具海根赋予了文化—历史主义范式更大的弹性。这主要体现在，他把阶级意识理解为一个值得探讨的“变量”，它取决于其他因素如何在工作基

础上形成经验与意识。若是认为汤普森是在—种动态的历史中把握政治意识，那么，具海根就是在—种动态的历史中把握动态的政治意识。譬如，对韩国工人阶级的前景进行估计时，具海根就十分担心：全球经济与政治的新趋势，也许会导致这个还处于孩提阶段的阶级意识还很粗浅的阶级解体。^{[12](P272)}因此可以说，具海根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历史主义范式的柔韧性，特别是应用在制度背景比较特殊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

四、赖特的“微观—宏观阶级分析”方法

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日趋壮大，原来作为—个整体的工人阶级在内部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差异。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格兰，—些大型工厂的蓝领普遍对白领持有敌意，认为文职人员都是—些欺压工人的无能之辈，他们甚至认为惟有自己的劳动才是—切价值的源泉。^{[13](P139)}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界在研究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时开始注意个体心理与政治意识的相关性，而不是以前笼统地从集体心理的角度来谈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譬如，迈克尔·曼即提出了一种既不偏重总体结构也不偏重历史过程的新视角。在他看来：“当工人将具体的经验和对更为宽广的结构的分析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和改变结构联系起来时，阶级意识就成长起来了（马克思有时说‘扩展’）。”^{[14](P13)}可见，曼试图把微观的个体与宏观的结构衔接起来，进而考察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

不过，在这方面提出系统理论的当属美国社会学家埃里克·奥林·赖特。赖特从微观—宏观的视角建立了阶级意识的一般研究框架。

赖特恢复了被汤普森间接放弃的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范式。不过，赖特并不认为阶级对每一件事都有解释意义，只是他相信探讨它的细节对许多社会现象来说是有解释价值的。在如此开阔的起点上，他提出了“多重剥削理论”（资本剥削以及组织、技能剥削等形式），进而扩充了传统理论中资本剥削的单一维度；提出了“矛盾位置理论”（如经理人员，他们既剥削工人又被资本家剥削），重新刻画了有别于两极化的社会关系。^{[15](P11-29)}在赖特看来：阶级结构是阶级分析中的核心概念，基于此，阶级分析有两类：“第—类是对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上的差异分析；第二类是对个人生活受他们在阶级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影响的方式的分析”。^{[15](P3)}就阶级意识而言，赖特的观察是在微观层次展开的，即第二类。首先，他给了阶

级意识一个明确的定位,他说:

“我将用阶级意识概念去指个人主观性的特定方面。因此,意识将作为一个严格的微观概念来使用。当它进入宏观社会解释时,它正是凭借它帮助解释个人选择和行为的方式而发挥作用的。集体,尤其是阶级形成,在字面的意义上看并不‘有’意识,因为它们不是有思想、能思考、能衡量选择和有选择机会等等的实体。所以,当把‘阶级意识’用于集体或组织时,它或者是指个人意识在有关的聚合体内模式化的分布,或者它是一种描绘中心倾向性的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超个人的社会机制是不重要的,而仅仅是说它们不应该在‘意识’范畴内概念化。”^{[15](P389)}

与卢卡奇不同的是,赖特仅赋予阶级意识以微观的个体意义。在微观层次上,赖特建立了一个分析模型:“阶级位置对在这些位置中的个人的意识和他们的阶级实践施加影响。阶级意识又依次在阶级位置施加的限制内选择特定的具体的实践方式。于是,阶级实践改变了阶级意识和阶级位置。”^{[15](P396)} 这样一种操作化,可以在某些细节上较为切实地理解宏观阶级结构。如其所言:“阶级结构是由处于阶级位置中的个人和根据其所占据位置的功效在他们中间的所有相互作用构成的。所以,要研究阶级结构的微观基础就是要探索个人属性,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帮助解释这些位置和相互关系本质的方式。”^{[15](P409)} 不难看出,借助“位置”概念,赖特把作为个体的意识与作为整体的结构有机地联系起来。概言之,当不同阶级位置中的个体的阶级意识相互作用并呈现一种中心倾向时,个人选择和行为就可能上升为一种针对阶级结构的集体行动。

总之,赖特一方面强调:阶级结构本身应该产生出阶级位置与行动者的主观性之间强烈的和系统的关系。工人阶级的意识形式深深地受到阶级结构决定生活经历和物质利益的方式的影响,即在个人主观性层次上,阶级结构中的位置与阶级意识的形式之间应有一个系统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政治和文化过程可能会影响到这种意识发展成为有条理的观念表达的程度以及这种意识与集体组织的社会力量相联系的程度。^{[15](P542)} 显然,赖特并不排斥政治与文化过程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影响,阶级分析在他那里也不是一个无限的范畴。此外,他发现影响行为的不只包括主观性的意识选择,还有大量的心理机制;阶级意识的存在有其特定的类型,即一个与阶级实践相关的阶级内容的意识的一般范围,在

赖特的理论中,阶级分析与文化解释在研究取向上渐渐出现了融合的迹象。

五、余论

综上所述,在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这一问题上,思想界基本上延续着两大传统:一个是卡尔·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一个是马克斯·韦伯的文化解释方法。而阶级分析方法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实际上,后世的卢卡奇、赖特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像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赖特的“多重剥削理论”,其根本着眼点还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本质的论述。只不过卢卡奇在总体范畴内,而赖特在一种微观—宏观的框架上进一步维持了经济唯物论之于政治意识的解释力。而汤普森虽然较多地运用了韦伯的文化解释方法,但他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也有着间接的渊源关系。尽管在马克思之后一些研究范式在不同方面做了一些不益的补充,但究其本质,并没有完全超越马克思的基本理论。

[参考文献]

- [1] [美] 乔治·霍兰·萨拜因. 政治学说史(下)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 [5] 列宁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6] [英] 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7] 罗莎·卢森堡. 卢森堡文集: 上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8] [匈]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9]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10] [英] 布赖恩·特纳. 社会理论指南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11] [英] E·P·汤普森.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12] [韩] 具海根. 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13] Ross McKibbin, *Classes and Cultures England 1918–1951: a study of a democratic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4] Michael Mann, *Consciousness And Action Among The Western Working Class*, published by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73.
- [15] [美] 埃里克·奥林·赖特. 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王建国]